

香 港 散 文 典 藏

顧問
劉紹銘 陳萬雄

主編
黃子平

羊吃草
西西集

何福仁·編選

中華書局

羊吃草

西西集



何福仁·編選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舒非
□ 裝幀設計：洪清淇

〔香港散文典藏〕

顧問：劉紹銘 陳萬雄

主編：黃子平

羊吃草·西西集

□

著者
西西

□

編選
何福仁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 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

版次

2012 年 5 月初版

2013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 2012 201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大 32 開 (210 mm × 153 mm)

□

ISBN：978-988-8148-84-4

《香港散文典藏》出版說明

百年之前，孫中山先生領導同盟會揭竿而起，推翻帝制，建立共和。1912年元旦，中華書局在上海呱呱墜地。一百年，在歷史長河中，不過是彈指之間，但在這一百年裏，在香港、中國，以至全世界，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百年之前，中國才剛剛掙脫了帝制的鎖鍊，蹣跚起步，試圖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百年之前，中國現代出版業，尚處萌芽階段，無論經驗、設備與水平，皆與西方國家相去甚遠，但一群有志之士，艱苦經營，孜孜矻矻，希望以文化救國，以知識與知性，喚起老大衰弱的祖國，喚起沉睡未醒的民族。中華書局，在這百年之中，筆路藍縷，探索前行，幾經戰火洗禮，數歷政權更迭，始終屹立不倒，成為全國有數的百年企業，也成為推廣中華文化與教育的著名品牌。《香港散文典

藏》，正是為了紀念中華書局成立一百周年而推出的重點叢書。

散文，並非動輒百萬言的煌煌巨著，亦非歌頌時代風雷的史詩，而是個人對所見所聞的描繪，對身邊事物人情的感悟，相比起高屋建瓴的作品，散文也許只能算是文學中的小品。雖屬小品，散文卻自有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寫散文，作者通常不會有文以載道，主題先行的心態，多屬抒懷遣興，觸景生情之作。唯其如此，在散文中往往更可見到作者的真性情真胸臆，通過他們的眼睛看到一個與我們自身經驗迥異的天地。

英國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有言：「從一顆沙粒看一個世界。」同樣地，從名家的散文之中，我們可以窺見他們對身處時代的觀察，可以感受到他們對生活和事物的體驗，通過他們的文字認識到作者身處的世界。

我們所選的這些作家，出身背景性格喜好各有差異，但共通的是他們都有着看通世情的睿智目光，有着對歷史和人情的深刻了解，有着對身邊大小事物的奇妙觸覺，有着一枝把所見所聞所感表達得引人入勝的生花妙筆。通過他們的文章，我們可以進入到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和他們一起分享生活的經驗與感觸，深入了解他們和我們都生活於此的這個時代。

百年之間，物換星移。國家有盛衰，政權有更替，人物有升沉。風起雲湧，多少英雄，如今安在，但出色的文章，卻能跨越時空，一代又一代地流傳下去，一次又一次地感動讀者。

我們期望藉這套《香港散文典藏》，能夠或多或少地把這些美好文字承傳下去，讓後來者可以和我們一道，分享這個變幻無窮、亦悲亦喜的時代。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編輯部

散文裏一種朋友的語調

何福仁

一

我想先從寫壞了的散文開始，不是漢語的，而是英語。亞瑟·克拉頓—布洛克（Arthur Clutton-Brock, 1868-1924）晚年談英國的散文（On English Prose），指出英國人對散文有一種偏見，以為接近詩的最好；這是把散文當成詩的窮親戚。然後他指出英國散文兩大毛病，其一是卡萊爾式的文風，作者用一種高昂、聲嘶力竭的聲音說話，把寫作當成演說，一味炫耀口才。其二，則是作者好為人師，任何時候總有一些道理要講，總要教人一點什麼。前者可怕，試想想，走下舞台，仍然用高八度音階的嗓門說話，不是很可怕麼？後者則屬可厭，他有教無類，硬把所有人都塞進他的門下。

何以這是寫壞了的文章呢？毛病在兩者都出諸一種俯視眾生的姿態。那個說話的我，是大我，是超乎眾人的我。他們不說話則已，

一開口，就高高在上。他們無視任何場合、對象，永遠用那麼一種自我中心的腔調說話。他們並不會和朋友閒話家常；他們自然也不會有什麼朋友，不見得需要朋友，朋友都變成聽眾變成學生了。可是這種說話的態度，久而久之，結果是平白、切實的話再不會說，話裏總要加添許多裝飾、戲劇式的東西。

這位學者的見解，我並不完全同意，但令我回過頭來思考。因為與上述二者不同的，合該另有一種常人的態度，那個說話的我，既不自以為高於其他人，也絕不低於其他人。這個說話的「我」，是「眾我」之一，說者聽者平起平坐；而說話的語調自然而親切，一如朋友。當然，對某些扭曲的現象、事態，談起來，言辭也會變得嚴厲，彼此彼此。其實朋友交往就是這樣，有時可以發發脾氣，只要不是亂發就行。誰會喜歡和一支永遠攝氏二十四度的寒暑表做朋友？於是，這就有了對話的可能。

平素我們會聽聽講演，時而希望獲得高人指點，但作為文明的成年人，我們更多的時候倒情願和朋友閒聊，那是我們更珍貴的、常態的情感生活。朋友之間聊什麼，可以有特定的話題，那是討論，一旦煞有介事，嘴巴和耳朵都會認真起來；但更可以沒有，那就果然是閒聊了。總之朋友不是工具，不是可以利用的資產。如果談的是趣聞，樂得彼此分享；苦事麼，何妨互相分擔（苦事、慘事，奇怪我們喜歡演說、喜歡講道理的偉人仍然會用「分享」一詞）？在談話

的過程裏，有交流，眼神的，心靈的，真好，因為說者不是緊握拳頭，站在講台上，說而且演，而聽者無需仰起頭來，乖乖把手放在膝上，裝出聆教的可憐樣。

朋友有時會自嘲，偶然又會調皮地自誇，有時會流露自己的缺點，會把偏見告訴我們。但無論他說什麼、怎麼說，我們都很清楚，他不是完人，我們也不強求他是完人。只要他的精神健全，沒有罔顧一般的道德準則，那就行了。對導師，對精神領袖，我們才有更高的道德要求。他並沒有假扮神童，長大了竟然也事事精通的意思。散文家而沒有兩、三種一偏之見，還是散文家嗎？「我」而沒有若干特殊的好惡，那還是「真我」嗎？有時，他的確有所觀察，有所心會，有些妙趣的想法，這就更好了。好的朋友，像一面鏡，不是變形的哈哈鏡，令我們看見自己，令自己反省、進步，令我們成為真正的自己。

二

散文裏最重要的人物，——如果有人物，就是那個表述的「我」。這個「我」，也許根本不出場，但一椅一桌，莫不通過我的觀察，我的選材，用我的聲音表述。當然，在小說裏，敘事的「我」，不一定是作者本人，那可以是角色扮演，即使那個「我」用上作者的名字，也不一定就是作者自己，真真假假，那是有意的顛覆。照熱

奈特 (G. Genette) 的說法，小說敘事的 mood 和 voice 是有分別的，試以西西的小說《肥土鎮灰闌記》為例，mood 是元朝的五歲小孩，voice 卻是出入古今六百歲，有現代意識的成年。散文裏的「我」則甚少這種變異，如果有，那就靠近小說了。

朋友要我編選西西的散文，並且談談讀這些散文的感想，我想這個「我」是關鍵詞。我同時想到，我應該嘗試用一種比較放鬆的腔調。克拉頓—布洛克抱怨英國散文的瘋牛之疾，漢語的散文豈能免疫呢，那種裝腔作勢的架式，加上一味美化自己，往臉上貼金的散文其實到處為崇。但香港散文的特色，而且是好處之一，也可能是過去跟其他地方的漢語寫作不同之處，即是敘述時一個平視的「我」。追溯起來，這大抵和現實環境有關。我們都是移民，分別只在新舊，有些初來，有些父親的父親就來了。在英國人治下，早期這個「我」，既內望，又外看，也許並未成形，還不完整，但不得不承認，這地方相對地比較自由、開放，沒有一個我們必須膜拜的偶像。許多在其他地方受禁制的訊息、書籍，這裏都可以看到，這也塑造了「我」的視野、品性。然後，大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吧，日漸長成，既不得受外來大氣候的影響，——這令我們謙虛，又不得不依靠自己，摸索，琢磨，然後獲得自己的聲音，一種不亢不卑的聲音。

說話的環境也產生作用。香港散文有一個特殊的場域：從上世紀

六、七十年代興盛起來的報章專欄。早期的報章副刊稱為「諧部」，以別於正論的「莊部」，目的是表現日常生活的情趣、調劑現實的種種壓力，當然，也顯示它並不是主角，像粵劇的丑生那樣，可以插科打諢（我少年時看過梁醒波的表演，連生旦都跟不上）。可這麼一來，副刊專欄一直成為自由抒寫的空間。部份專欄作者不忘對現實政治的抒發，儘管如此，或諷刺，或寓言，往往也不乏文學的筆法；更多的，則是對自身生活感受的刻劃。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整整數十年，香港報章的副刊，百花齊放，各式紛陳，曾是我每天的精神食糧。我一位朋友多年前移居外國，他最懷念香港的，是早餐時一杯鴛鴦，攤開幾份副刊，叩訪上面熟悉的作者一個個劃定的房子。黃昏時，還有一兩份晚報。每天看，長期看，他覺得這些作者像朋友，他都熟悉。

三

西西大部分的寫作，都先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散文往往以專欄形式，刊登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有的寫生活，有的談閱讀、談畫、談音樂，或者一段文字，拼貼一幅畫，以至應邀專談足球等等。無論是什麼特定的欄目，那始終是我們熟悉的，一種平實、朋友家常的語調，這語調親切，富於情趣，時見獨特的角度、奇妙的想像。這種筆調，和她的小說、詩，無疑是一脈相通。她絕少激昂慷慨，侈談什麼救國救民，她甚至不用感歎號（台灣的楊牧也不

用)，偶然出現一兩個，原來是報刊的誤植。這種語調的作者，有他自己的看法，興趣極廣泛，並且轉益外國最前衛的養素，卻不會以為長於執筆寫字，就同時精通政治經濟，以及一切令人肅然起敬的東西。記得五十多年前，家父在新界鄉下教書，晚上經常有村民來訪，神情腴腆，原來是請求家父讀信寫信，同時就詢問他一些其他的意見。一次兩夫婦到來，談不兩句，女的號啕大哭，原來他們的牛病了，請教療法，結果大失所望。父親說：我怎麼會懂？你們養牛，不是應該比我懂？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到大家都會讀書了，到訪的就不是學生，而是朋友。

運用朋友的語調寫作，絕不等於可以胡言亂語，想到就說。我手不等同我口，出口成文的說法，是簡化了汰選、轉化、整理的過程。這過程，容或熟而生巧，但熟得過了頭，反而變得油滑、陳套。然則平實的語調，尤其需要別出心裁的角度，言人之所未言或者少言。我們很難說西西某些句子寫得特別好，某些段落是金句，不是這回事，她並不煉字，要煉的是意，是整體。那是另一套美學。試看這兩段：

更多的時候，我們互相靜坐不語，當我從書本上抬頭，總看見你或近或遠，對我凝神看望，而且目不轉睛。多麼明亮美麗的一雙眸子，充滿感情、善意。你在想些什麼？我無法知悉。我在想些什麼，你也不會知道。我在想，是什麼機緣，讓我們可

以在當下這寧謐的環境裏相遇，彼此認識，成為異類的朋友？世界多麼遼闊，世事多麼紛亂，我們卻在地球的一隅，面對面，彼此無話，其實也無需說話，讓時光漸漸流逝。但這樣和諧的日子能夠延續多久呢？大花呵，人生苦短，貓生也不長。你忽然已經十五歲，相當於我們人類的七十五歲，你竟然已比我還年長了。我們早晚都會歸於塵土，不是消失，而是變換形態，變成別的東面，成為雨滴、沙粒、微風，活在其他人的記憶，然後，連記憶也變得不可靠，沒有了。

我喜歡貓科動物，喜歡獵豹、花豹、金錢豹、雪豹，我喜歡你的近親：老虎。你們都有明亮美麗的眼睛，像碧玉、翡翠，像琥珀、藍寶石，甚至像鑽石。而你，你的眼睛就是貓眼石。我常常想，宇宙間的寶石就是你們的眼睛化成的，其中蘊藏着你們不朽的靈魂。大多數的動物都有奇異的眼睛，例如狐狸、青蛙、狼、鷹、企鵝、海象，甚至八爪魚。但你們的眼睛特別動人，因為會閃爍變幻。如果所有的貓科動物都閉上眼睛，世界會變得多麼荒涼。

——〈那一雙明亮的眼睛〉

我本來想截取其中的一兩句，看來看去，還是放棄了。這本書，上編從西西已出版的散文集選出，下編雖先後在各地報章、雜誌上發

表，但從未結集。換言之，我其實只編了半本。我的解釋是，上篇可以結交新朋友，下篇則是給舊朋友的驚喜。如果新舊朋友都不滿足，那只能怪編者自己；補救之法是請去尋找原裝的版本。這其中我特別選了些篇幅較長的文章，像〈上課記〉、〈卡納克之聲〉、〈清暉園〉、〈以色列一周記〉等等，讓熟悉她的朋友，看看她如何細緻地處理不同的題材，那是她精神飽滿時的面貌。

目 錄

- i 《香港散文典藏》出版說明
v 散文裏一種朋友的語調（何福仁）

上 編

- 3 造房子
5 答問
7 羊皮筏子
11 交河
15 店舖
19 狒狒
22 家具朋友
29 羊吃草
33 看貓
41 石上
43 外面

45	彩虹
47	鄰居
49	好重
51	接異
53	快樂
55	穀熟
57	門神
59	上學記
97	卡納克之聲

下 編

143	五峰園
145	半園
148	何園
149	曲園
159	聽楓園
163	个園
164	藝圃
170	清暉園

- 210 怡紅院的室內設計
- 217 從一幀劇照看《赤壁》的室內設計
- 223 在書房裏玩隔間遊戲
- 227 家具清單
- 234 素牆
- 237 擬仿物
- 242 魔鏡
- 244 那一雙明亮的眼睛
- 258 以色列一周記